

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报道

「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」 齐默尔曼临阵换上中国

艺术节·幕后戏

本报讯(首席记者 朱光)昨晚在大剧院亮出华彩独奏小提琴大师弗兰克·彼得·齐默尔曼,让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激情澎湃。在如潮掌声之后,大部分观众没有想到,这是他第一次拉这把“中国唯一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”——“杜庞将军·格鲁米奥”。

此前,齐默尔曼“痛失所爱”——也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,名“因基夫人”。其昂贵的价格,往往使得音乐家只能以“租借”的方式暂时拥有它,而支付租金的往往是赞助人。齐默尔曼先前拥有的“因基夫人”,就是一把1711年制的名琴:“我总是小心侍奉着它。”但是,年初,因赞助银行破产,租约到期,齐默尔曼不得不把它还给接手的银行……

但是,在昨晚,他巧遇了“杜庞将军”,便立刻决定带着它上台亮相——虽然“神器”就像烈马,跟主人不熟就很难驾驭。一般情况下,“驯琴”总需要三天左右。

提供该琴的是国内收藏家喻先生。他于去年12月在纽约购得此琴,价格在1000万美元左右。恰巧,昨天他在沪参加佳士得拍卖行的一项提琴洽购会,得知晚上有齐默尔曼音乐会,就带着琴过来看看。他说:“齐默尔曼提出试一试,一试就不愿撒手了,连声说,这才是小提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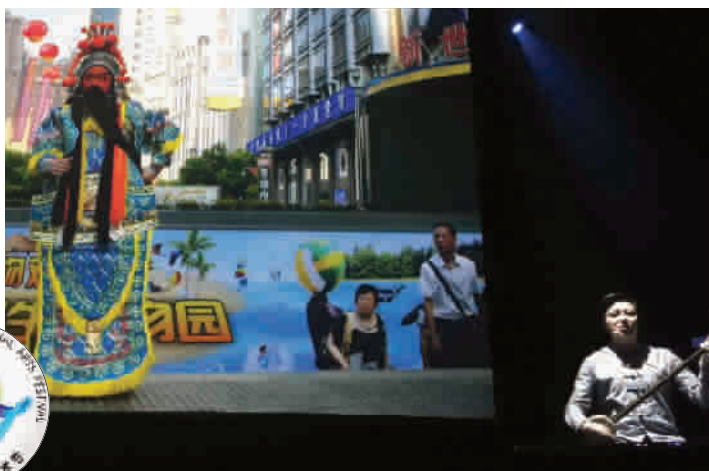
“因基夫人”让齐默尔曼花了四五年才感觉“顺手”,“杜庞将军”一上手,也显出齐默尔曼的掌控力非凡。“技巧娴熟”已经不足以形容他运弓的自如跳跃,在保有高技巧的同时,他的弓弦还能流淌出或激越或缠绵的情感,清晰而动人。千人大剧院被一小提琴迷倒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勇在听完齐默尔曼昨晚的演出后说,“一把放了一段时间,不是每天去拉的古琴,需要一定发动的时间,因此可以听出这把琴在共振方面还没有拉得非常开,玩一段时间会更好。但正是因为这样,才更显得齐默尔曼牛,从今天的效果来看,一把新琴可以操控到这样的程度,齐默尔曼的实力果然非同一般”。

相关链接 | 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

得名于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意大利小提琴制作者斯特拉迪瓦里。从17世纪以来,他制作的小提琴就为银行、基金会和收藏家关注。当今售价都在数百万至数千万美元一把。有专家夸张地说:“要等待另一位斯特拉迪瓦里出现,就像等待另一个莫扎特。”

反思传统出彩 音浪震到发抖

——艺术节扶持青年计划主场表演小记



艺术节·无疆界

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计划的主场表演,昨晚(19日)在浅水湾文化中心启动。以“未来音乐”为主题的表演,集纳了年轻音乐人的“跨界作品”。其中,戏班乐队的微电影《斩·断》,反思“传统”在当下的境遇,令人感慨万千;由青年导演马俊丰与萨满乐队创作的《闻闻道》,改编自“雨果奖”获得者刘慈欣

的同名科幻小说,颇好玩儿。

看哭传统人

没人相信一组玩乐队的会拍出一个《斩·断》微电影来,虽然戏班乐队因为其根植于传统戏曲的爵士流行风,小有名气、挺得人心。这支由上海人以及非洲人、欧洲人组成的上海本土乐队,自称曲风为“海派音乐”。

因为要放映微电影,所以乐队被安排在舞台左右两侧,仅有几盏顶光,从演员和演奏员头顶洒下来。舞

艺术节·每日记

艺术节上大师、名家如云。这两天让我感动的是二位女性,一是希薇·纪莲,一是杨丽萍。用纪莲的告别演出剧名来表达笔者对她们的敬意:生命不息!

纪莲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舞蹈演员,本想,她毕竟已经50岁了,去看演出更多的也就是冲她名气吧。但我错了,只要面对观众,她的舞台生命力顿时像炉火般炽热、燃烧;舞姿如同少女般轻柔、万变。杨丽萍年纪更大些,对于舞者来说,56岁早

生命不息

过了“挂靴”年龄,可她挑起总编导的重担,重返舞台。她们两人,光凭“6点钟”腿、孔雀手指的绝活,就可吃一辈子老本。但她俩不享清福,将艺术进行到底,把观众当成永远敬奉的“上帝”,燃烧自己最后艺术“烛光”。

更可贵的,她们在舞台上并不是炫耀才气、固步自封,而是艺术之树常青,敢于颠覆与挑战自我。尤其是杨丽萍,在中国舞蹈里加进了京剧、行为艺术甚至是装置艺术,令观众耳目一新。

台左侧最显眼的是一位青衣,戏曲妆面完整,衣着略为简约。只见银幕上出现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的关键时刻——在三山会馆的舞台上(见图),霸王准备拔剑刺向虞姬……当银幕上的虞姬欲说还休时,舞台上的青衣开唱。奇妙的是,她身旁的锣鼓点敲响时,还能听到西洋鼓和低音吉他的节奏融入。东方与西方的打击乐,音色互补……

震得心肝儿颤

萨满乐队有四人,特征是不爱露脸——其中一个寸头只愿让观众看头顶,其余三个爷们儿也留长发,演奏时从不抬头,甩头发时也不抬头。他们更加鲜明的特征是把音浪制造得更强。刚入场时,感觉低频震动堪比夜店,震得心肝儿颤,想去扶一扶舞台前的栏杆把手,发现栏杆也在抖。

这情形下对话已经无用。他们开始打字幕,全英文,是刘慈欣小说里的字句。起先,还挺寒暄,Hi了半天。然后,开始鼓动现场观众发点词语,会根据节奏“飘”到银幕上。大家欣喜地看到自己随意打的“麻辣烫”“宝宝”飞旋在银幕上,颇有趣。强劲的音浪,把字幕都震得一抖一抖,出重影了!

首席记者 朱光

她们用作品来告诉后继者和观众,艺术的真谛,就在于生命的创造力!

同时,她们的坚守,也给一些“见异思迁”的同行留下一帖“清醒剂”。不少有了点名气和资历的明星,艺术生命萎缩,创作意志消沉,面对物质诱惑,立马跌进名利场。某些有过一番成就的演员,舞也不跳了,功也少练了,常年泡在评委席上,靠嘴巴皮坐收成千上万的金钱,让观众都忘了其专业和本行。

艺术节向人们奉献的不仅是件件艺术精品,也是一页页成功艺术家生命不息、启迪人心的动人篇章! 张晓然

王亚彬夙愿:创作舞剧《青衣》

艺术节·人物像

昨日,由国内舞蹈家、编舞王亚彬在国内创立的“亚彬和她的朋友们”品牌舞蹈系列演出第七季舞剧《青衣》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进行演出。

记者面前的亚彬是个瘦削、清秀的女子,是《乡村爱情》里的王小蒙,是《推拿》里的金嫣。不熟悉她的人很难想象,她有一个“疯耗子”的外号。从小练舞蹈的孩子是很苦的,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,王亚彬天天去练功房,手上磨出老茧,脚被木地板上的木刺扎了无数回。一场《扇舞丹青》让她在第五届全国舞蹈比赛崭露头角,这和她平时练习的“疯劲儿”分不开。

这次带来艺术节的舞剧《青衣》,是“亚彬舞蹈工作室”的第六季作品,2015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创作项目,由王亚彬一人出任导演、编舞及主演,该剧根据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。

青衣,早已成为一种最中国的古典想象。在戏曲里,她沉淀了太多的人物情绪、命运踪迹,执着、不甘,如怨如诉。毕飞宇的《青衣》,很有声气、质地,青衣筱燕秋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命运遭际,很典型。这样的题材,不论小说还是舞蹈,都需要一种气质的吸引和偶遇。正是这样的气质,吸引了在舞蹈比赛中获奖无数的亚彬。“创作舞剧《青衣》是我多年夙愿,不仅因为原著写得好,更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,我看到了青衣‘筱燕秋’

这个角色。”

“筱燕秋”将她的生命寄托在“青衣”身上,亚彬则将生命寄托在舞蹈作品上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每一个动作背后,都有幽深深长的、浸润大众情绪的历史想象:在历史和时代的洪流及其呈现的险恶诡谲中,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青衣。这些化作舞蹈语言,特别是由王亚彬来演,与她的古典气质和苦心追求,竟有着天然的契合。

王亚彬说,事物一旦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,其实也决定它们的最终结果。舞剧中,每个处在矛盾中的个人将进行自我解读,解读、阐述和表现正是舞蹈艺术创作的魅力所在,也是舞蹈艺术作品感染力和生命力之所在。

本报记者 张艺

